

打牛千鞭 不见粟米一颗

——怀念父亲

宋桂文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毋庸置疑,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它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

清明过后,万物复苏,柳绿花红,时值北方春耕播种时节,我不禁心中怀念终生“以粮为纲”,辛勤务农的父亲和他口头传诵给儿女的那句话——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这是父亲在灾荒之年、青黄不接、交夜无粮、饥饿难耐时的真实感受;是父辈们在田间地头倾尽终生心力践行和验证并传授给子孙后代的谗言;是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汗如雨、播撒耕耘、收割打碾时的心得;是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

底层农民啼血的悲鸣和警醒自励的慨叹。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这句饱含泥土气息的农谚,仔细品读,令人警醒,发人深思。从刀耕火种到畜力耕作,先民们一直未能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春撒一把籽,全凭天作主”“田黄一时,虎口夺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千百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十年九旱,农村大多数人靠种地为生,收入微薄,少吃少穿,生活艰难。民国初期,内忧外患交加,天灾人祸不断。军阀割据、外敌侵扰、政治腐败、政府无能、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史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西北地区遭遇旱、蝗、风、雪、雹、水、震、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国爆发三百年

不遇的大荒,直至1930年,西北大地饿殍遍野,倒在荒原上的饿殍死总计1300多万人。至今流传着一首当年的民谣:“民国十八年来人吃人,来狗吃狗,鸡儿雀儿吃石头,老鼠饿得没法走……”。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父亲生逢乱世(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命运多舛。因祖父三岁丧父,中年丧妻,势孤力单,致家道中落,所幸全家还剩十几亩川水地。父亲十岁丧母,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家境贫寒。他自幼不幸遭遇了民国十八年那段四野荒凉、寸草不生、家无颗粒米、饥肠辘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异常艰难的岁月,对粮食和生存的认知可谓刻骨铭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十二岁时就干起了耕种耙磨、撒种施肥、收割打碾等全部农活,与祖父苦心经营自家山川水全部田产,分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当时农田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糜、谷等粮食作物和大麻、烟叶、蔬菜等经济作物。他不仅聪明能干、吃苦耐劳,且能勤俭持家、善于谋划,十五岁时已经能够独立操持农事和家务,基本扭转了家中的贫困局面。父亲一向为人谦虚好学,做事认真细致,虽幼时未能上学读书,但却参加过农民识字班,能认一些常用字。他不仅善于学习观察,喜欢深钻细研,通过口授心传和刻苦实践,较为熟练地掌握了诸多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能够因地制宜安排生产,通晓一般作物生长习性和许多农谚含义,可根据气候特征,准确判断物候,推断本地农作物播种、生长及收获情况,是平田整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方面的高手。解放后,他一直是地方贫协代表和土生土长的农民技术员,当过互助组组长和生产队长,常年风雨无阻、不辞辛劳,为集体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废寝忘食,热忱奉献。

父亲对新中国和毛主席心怀感恩,无比热爱,始终安分守己、抱本守业,以苦为荣,时常热切关注着国家政策和地方的发展变化,闲暇时特别喜欢让我给他读报。他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政策高度认同,时刻忠诚尽责,为集体经济发展分忧。他常说:农不违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田黄一时、虎口夺食,家有千担粮,饥年心不慌!他经历过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让他又一次切身体验了

饥荒之苦和粮食对人生存的意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他又回到了自己说了算的时代,仍然坚持“以粮为纲”不动摇,悉心安排自家生产经营,精耕细作每一寸责任田。同时不忘帮乡亲们引进繁育良种,传授科学种植经验。直到2004年4月病逝,父亲始终坚守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理念,让家中粮仓丰满,生活幸福安康。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旨在时刻提醒人们珍惜粮食、厉行节约、切莫铺张浪费。朱柏庐《治家格言》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米粒虽小,最见礼义廉耻。一个人对食物的态度,映照着他的人文修养和心灵状态,于细微处见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爱惜粮食就是一种尊重他人的好修养,浪费则是一种傲慢无礼,也是一种浅薄。今天,我们强调珍惜粮食,就是要倡导人们尊重农民及其劳动成果。每当我们端起饭碗吃饭时,心存一丝对我们提供饭菜或食物的劳动者的尊重,进而对每一粒粮食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校园就不会把牛奶当水洒、把馒头和鸡蛋当足球踢,不会随便倾倒饭菜、浪费食物。只有这样,我们的年轻一代才会逐步杜绝餐桌上的铺张,树立起文明用餐、关爱困难弱势群体的良好风尚。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饱含着父亲对农业的挚爱和黄土地的深情,是以先辈们遭遇自然灾害时的困苦和无奈,告诫人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保护好基本农田和赖以生存的口粮田,饭碗要装满中国粮。这也是多少年来,勤劳朴实的父亲时常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与天抗争、辛勤耕耘,苦心经营、向地要粮的心愿所在。

斯人已去,精神尚在!父亲终生所图,唯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温饱富足,国泰民安。我们今天怀念父亲,并谨以此为像父亲一样长期坚守和奉献在农业一线的农民兄弟表示由衷敬意。同时,更要为粮食增产投入巨大心血的,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只有尊重农业和科技、尊重农民和粮食、尊重劳动和创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充满希望,我们的祖国才能繁荣昌盛、稳如磐石,永远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被遗弃墓碑里的故事

郑学富

周末回农村老家,发现一通墓碑斜躺在田间沟渠边,原是村民修桥时所用,现桥拆除,墓碑遂被遗弃。我凑上去一看,上面字迹清晰可辨,上书“皇清赐恤奉直大夫义烈马大公、宜人墓”。“奉直大夫”是古代文散官名,宋代称“寄禄官”,有官名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事。金、元、明、清各代文散官,清代为十六阶之第十阶,从五品。“宜人”为封建时代妇女封号,宋代政和年间始有此制。文官自朝奉大夫以上至朝议大夫,其母或妻封宜元人;武官官阶相当者同。元代七品官妻或母封宜人,明清五品官妻或母封宜人。可见此墓碑应为“马大公”夫妻合葬墓碑。

碑文记述了马大公的慷慨仁义和忠烈义举。笔者查阅了清光绪版《峄县志》,这篇碑文在“卷二十四·碑碣”中全文收录,题目是《六品銜例赠修职郎马公之碑》:“卷二十一·乡贤”中有马大公人物小传。我又查阅了其他相关历史资料,对马大公的人物生平、主要事迹作了简要梳理:

马大公名马毓德,字润亭,祖籍济宁任城,后迁入台儿庄落户入住。马毓德性情宽厚,德行高尚,孝敬老人,待人和善,慷慨好施,乐于助人。他精通岐黄,常给人义诊看病,用医药救人。邻里有争执,他便前去好言劝解,在乡里德高望重。有王彦平、严君平(二人均为古代道德高尚之人)之风。咸丰年间,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鲁南一带饥民揭竿而起,经常攻城掠地。为加强城防,当地民众组建团练。因马毓德威望高、口碑好,又身怀武功,大家推选他来牵头当团长。马毓德此时已七十岁了,他老当益壮,挑选勇士三百余人,经过训练之后,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所向披靡,山林啸聚之徒望风而逃。捻军知道他带领的团练作战骁勇,视其为劲敌。清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底,崛起于安徽涓阳的捻军首领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数万人,出征鲁南。其一部自台儿庄大运河的丁庙闸渡河北上,出其不意,蜂拥而至,剑指台儿庄。当时,台儿庄修筑城墙尚未竣工,城内驻守清军数百人,见捻军人多势众,兵临城下,不战而逃。马毓德自告奋勇率练丁三百人守城。他对乡亲们说:“你们各自保护家室赶快逃离,我来阻挡敌人。”大家担心他,都劝他一起离开。他大声说:“我如果走了,团勇便作鸟兽散,敌人势必追赶,大家都免不了生灵涂炭。”此时捻军先锋已抵台儿庄城下,马毓德奋不顾身,手挥长刀,带领敢死队十余人冲向敌阵。捻军人多势众,锐不可当,马毓德身上负伤多处,他手刃敌人十多名。终因寡不敌众,马毓德自刎身亡。同年十月初一(11月5日),捻军攻陷台儿庄,“纵掠三日乃去”。

碑文感慨道:“自古豪杰磊磊轩天地,岂独功名恭然?其气节之峥嵘,实有超出寻常万万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一焉而已。晚近士大夫往往以仕宦为捷径,遇小利害辄以明哲保身为辞,而乡曲自好。乃有灼然义理之正,至于陷身决胆而不悔,《诗》所谓‘百夫之防’‘百夫之御’‘百夫之特’者,非欤?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绅耆硕士,与有风化之责者,则如义烈马公其人。”后人为纪念马毓德,立马公祠于台儿庄西门里,勒碑记之。

碑文落款“赐进士出身望都县知县年愚弟吴步韩顿首拜撰并题”。撰文者吴步韩又为何人呢?

吴步韩(1798—1866),山东省郯城县曹庄(今属临沭县)人,进士出身,曾任河北省望都县知县。吴步韩天资聪慧,五岁入私塾念书,十一岁应童子试,十七岁补学官弟子第一,二十五岁中举,三十三岁著书《七岁山房弃余草》,世人争相传阅。清道光十六年,三十六岁的吴步韩中丙申恩科二榜第45名进士,拟知县即用,翌年,实授望都知县。四十四岁那年,因迎送应酬不周,得罪钦差丁某。为防陷害,其父吞金而亡,随报丁忧,获准,回家守制。

守孝三年间,常寄情于家乡山川名胜之间,著文赋诗,临贴写字。其中为家乡命名而作的“曹庄八景”诗,更成为传世之作。服孝满,改授兖州府学教授。吴步韩一生仕途多艰,唯从事教育时间较长。任望都知县时,修小莲池书院,结交当地文人学士,曾培养了大批学子。吴步韩才思敏捷,善辩健谈,诗、词、歌、赋、文、书法均有很深造诣,少时即蜚声齐鲁淮海间,成年后为人作文无不挥笔立就。某年清廷派官员李竹坡视学山东,李浏览吴步韩部分作品后,称其为“山东省第一才子”。对于步韩的文才,张宝信在《吴小岩先生传》一文中称:“馆海州,尝为人作观风文,一日成十七艺,观者咋舌;工书法,好临《争座位》帖。为人作字,不录成文,或骈或散,或诗词,信笔为之,以尽其纸为度。”

碑文记载了当时台儿庄作为漕运重镇的繁荣景象:“台(儿)庄濒运河,商贾辐凑,圆圃栉比,亦徐充间一都会也。”此碑对研究清朝时期台儿庄的商贸业、鲁南农民起义和捻军攻打台儿庄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且碑文洋洋七百余言,笔底烟花,炳炳烺烺,书丹颜筋柳骨、鸾翔凤翥,可谓文书并茂,实为碑中瑰宝。

谷雨图

西杨庄

许多人在我身边走动

牵羊的人和赶车的人都挥着鞭子

携带着牛粪喂青草

在谷雨时节,他们干着走着

就是不说话,那一脸笑容

已经完全暴露了喜悦的行踪

雨小起来的时候,谷子

跳出了泥土,叶子像指甲剪剪出的窗花

月光变成夜里一匹行走千里的马

那或黑或白的毛发,竟然踏着露水

让风吹来春天的呼吸声

这时节没有稻草,只有裹着羊粪的气味

传来的一两声狗叫,从南传到北

劈碎了墙角的木柴,和摆放的像个仙女

一样的女人,如雨

如玉,偶然含住谷雨滴下的一滴水

啪啦一声,重新陷入

农声,农历



《稻梦空间》周文静/摄影

丰年写春荒

东黎

经常读书看报,文字里都会把春天写得甜丝丝的。她脆丽,葱郁,细密又精致,从冬天里走过来,让人神驰而开怀。春天在人们的记忆里,大抵都是美好的。“暖鸭报喜春,柳丝泄春意”“一树梨花开,细语惹春醉”。这些赞美春天的文字,我读进去又读出来,读出来又读进去,不知不觉竟读到岁月的深处去了。

春是春雨的春,春是暖春的春,春还是春荒的春。这当然是以前的事情了,我没亲历过,却常听奶奶说起。

父亲有三个弟弟,所以我有三个叔叔。二叔叫宏财,三叔叫宏愿,四叔叫宏达。叔叔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却很少有人记住,都名不符实地在那里“荒”着。

从前,一个外地人来村里找二叔,问宏财家住哪儿。村头挑水的中年人,放下水桶直摇头,说我们村没这个人。那人好说歹说,他才明白过来,乐得哈哈大笑,“穷得叮当响,还宏财呢,你说二狗不就得了。”二狗是二叔的小名,村子里没谁认识宏财,只认识二狗。那时村子里里外外没谁真正与“宏财”这两个字沾上边,偶有几个好听的名字,也都在一边“荒”着。

三叔宏愿,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还什么宏愿呢。上学那会儿,正是春荒时节,三叔说肚子饿,没心思念书,早早就辍学了。四叔宏达,相亲说媳妇时,又赶上青黄不接的春季,女方娘家人过来探视,粮囤里一粒米都没有,这门亲事也就吹了。四叔虽然长得帅,宏达的名字也不俗,但都没能帮上忙。

那个年代,特别是春季,日子最难熬。旧粮没得吃,新粮没下来,一进正月家里就开始断粮。能揭开锅的人家,少得可怜的一点点粮食,要熬过几十天细流到麦收,真是件不容易的事。一开春虽日渐暖和,可地里的野菜和树上的叶子还没长出来,田畴里麦苗绿得晃眼,中看不中吃。庄稼青黄不接,乡亲们饿着肚子度日月,这就是春荒。上岁数的老人,披着过冬的大棉袄,闭着眼,咬着牙,松松散散地蹲在墙根晒太阳,饥肠辘辘地忍受着春荒的煎熬和磨难。等地里渐渐长出了野菜,树木开始伸枝展叶,乡亲们就去挖野菜,捋树叶,柳絮、杨叶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那可是救命的东西。芥菜、苜蓿菜、野灰菜、榆钱和槐花,都能用来充饥,可顿顿都是无米粥,油水不足,这些粗劣的饭食又不饱,不抗饿,大人还要下地干活,个个一脸菜色,有气无力的。乡亲们在饥饿中一天天受煎熬,春天好漫长!到了麦穗长满,春荒才算熬过去。

我经常听奶奶讲从前的故事,更愿意怀想一些事情。现在春而不荒了,春天带给我们的,是勃勃的生机和温暖,是清丽的画意和幸福,连发梢都能拧出诗意来。叔叔们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日子一红火,名字也响亮起来,孩子们都很快乐和殷实。在桃红柳绿的春意里,我又把春荒的影子找出来,更能感受到春日的轻快和美好,也多了份真切和珍惜,少了份私欲和狭隘,多了份宁静和自足,更多了份自律和友爱。

